

關於《老殘遊記》外篇殘稿的寫作年代問題

劉 蕙 孫

當我發現《老殘遊記》外篇殘稿時，我們家人都直覺地認為是鐵雲先生（劉鵬）所寫的《老殘遊記》的絕筆；沒有意味到寫作年代如何的問題。多年一直如此。直到最近時萌同志發表《老殘遊記外篇殘稿寫作年代考》¹⁾才引起注意。我與時萌同志未嘗晤面，但多年看他作品，是對《老殘遊記》寢饋有年，研究精湛，與山東師範大學嚴薇青教授，可以并駕。但此文確是偶然忽略，沒有考慮到《外篇》殘稿中歷史背景，把問題弄錯了。正想直接寫封信給時萌同志告訴他在文中改正一下。因手中事忙，尚未顧得。又接到我姪女劉德葵、侄婿朱偉來信，來信說在時萌同志啓發之下，想對這一問題進一步探討。我當回信與他們說明情況，要他們函商時萌同志合寫一篇短文，來說明這一問題。想不到4月12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又發表了日本樽本照雄先生與時萌同志商榷的文章。²⁾樽本先生是日本研究《老殘遊記》的專家，我們有書信往還。既然國內外同志和朋友對此如此關心，我其勢不容再行緘默或者假手姪輩了。現將我所理解與了解有關《外篇》殘稿寫作年代的情況寫在下面，供樽本先生和時萌及其他關心的同志參考。

《外篇》殘稿寫作的時間是在公元1907年9月5日至11月之間。因為稿中寫到北京取消了兵馬司改為巡警的事。據《清史稿·職官志》³⁾清末設置內外城巡警總廳，是光緒三十三年即公元1907年的事。在此之前，北京還沒有巡警。

又稿中還有一段描寫巡警局委員在街上小便為巡警干涉，回局要坐堂打革那巡警，與局中同事爭論的情節說：“內中有一箇明白的同事說道；‘萬萬不可亂動，

1) 《文學遺產》第578期

2) 《文學遺產》第582期

3) 《清史稿》卷119，普及本第3453頁

……若被那項宮保知道，老兄這差使就不穩當了。’那委員怒道；‘項城便怎樣？難道他不怕大軍機麼？’其中的項宮保項城便是影射的袁世凱。袁是河南項城人。當時官場中尊稱為袁項城，據《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⁴⁾袁在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丙辰由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調京任太子少保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一般口頭稱謂太子太保稱太保，太子少保稱宮保。故稿中稱項城為項宮保。

按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丙辰是公元1907年9月5日。據此則《外篇》只能寫在此后，不能寫在此時之前。至於后到什麼時候？則鐵雲先生這年5月去漢口，7月回京，九月份就回南沒有再去北京。⁵⁾光緒三十三年夏曆九月是起於公元1907年10月7日止於11月5日。這篇殘稿又是在我北京家中雜物中遺留而非在南方長物中所遺留，說明其寫作時間應在1907年9月5日與同年11月5日之間。

根據殘稿中歷史背景考證如此。再回憶1929年發現時情況：是一條藍綢帶所捆一箇小紙束。打開一看外面是幾張石印的鐵雲先生所寫的碑帖題跋，裏面則是這十幾張殘稿。分析情況，可能是題跋印好送來的樣張，《外篇》殘稿則是當時由漢口回北京，蒿目時艱，有所感觸，隨意寫了十多張，就發在一旁，未再續寫。因《老殘遊記》已經寫完，故題名《外篇》。幾張碑帖的題跋是跋的什麼帖？發現時是知道的，現在忘了。只記帖的印本并未見過，可能沒有印出來。而這一些紙片可能是隨手放在案頭或抽屜中。1908年，留住北京的家人為收拾長物南運就隨手裹了放在書箱中。據我父親劉大紳說這幾箱書，小部分是鐵雲先生手頭看的尋常書籍，如《華嚴經》等，是他在長物南運時留下來的，大部則是他自己所購。1912年蘇州分家時並沒有分書。也說明殘稿確是在北京夾入書中，是鐵雲先生在北京所寫。

以上情況儘供樽本照雄先生和時萌及關心者參考；并向樽本先生和時萌同志表示感謝。

附帶談一談我父親劉大紳所寫的《關於老殘遊記》是抗日戰爭時期應《輔仁文苑》編者朱兆雪先生要求所寫。寫時全憑記憶，并未查核有關資料，時間及具體情況有所失記及弄錯處，也是可能有的。

1983. 4. 20

(Liú Hùisūn)

4) 《清史稿》卷177，普及本第6319頁

5) 《鐵雲先生年譜長篇》頁137